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五月初四，發生了明宮三案裏的第一案——梃擊案，時間是這一天的傍晚時分，地點是門禁森嚴的東華門。一個名叫張差の流氓，竟敢闖入無人之境，手持藥水棍入宮，向慈慶宮（今南三所以南的位置）的方向直奔，宮深似海，一介流氓，竟好似熟門熟路。過第一道門時，只有兩名宦官把守，一名六十多歲，一名七十多歲，根本不是張差的對手，他輕鬆將二人打倒，過第二道門，竟寂然無人，他便直奔第三道門，他的前方，就沒有防線了。他一往無前，一步一個台階，輕鬆竄上慈慶宮正殿，這裏面住着太子朱常洛，他的攻擊目標，不言而喻。

但張差摸空了，當時，朱常洛剛好不在慈慶宮。迎接他的，是太子的內侍韓本用，還有七八個聞聲奔來的宦官。一番廝打之後，張差在殿檐之下被制服，交東華門的守衛指揮使朱雄收監。幾番曲折的審訊之後，張差終於供出，是馬三舅、李外父把他引薦給

「梃擊案」之謎

祝勇

那一天，他一襲白袍，頭戴白冠，立於左檐前石欄中；朱常洛頭戴黑冠，一身青袍，侍立在萬曆右側；朱由校、朱由檢等皇孫、皇孫女四人一字站在左邊階下。萬曆拉着朱常洛的手，對大臣們說：

自聖母升遐，朕心哀痛無已。每遇歲時及祖宗忌日，必躬祀幾筵。張差闖入慈慶宮，持梃傷人，震驚皇太子，朕心恐懼不安。朕思皇太子素稱仁孝，今年已三十四歲，驚皇太子，朕豈有不愛之理？且諸皇孫尤朕所深喜，為何外廷紛紛疑我有他意……你們都看見否？如此兒子，謂我不加愛護，譬如爾等有子如此長成，能不愛惜乎？

於是，萬曆下令，只將風竈張差，連同太監龐保、劉成三人決了，其餘不許波及。

朱常洛也說：只決了三人便罷。

於是，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盲流張差，至於風竈，不過是古往今來掩蓋案件真相的一個通用的藉口而已。



▲影視作品中的鄭貴妃形象 資料圖片

欲，盡情揮霍着尋歡作樂的特權，似乎想要短時間內將自己幾十年不快樂的人生，全數加以補償。營造把乾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燒為灰燼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樂的根源鄭貴妃。

（編者註：「乾清疑雲」之二，題為編者所加。）



《秋水伊人》的藝術流動空間

陳劍梅

雅克·德米（Jacques Demy）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可算是《秋水伊人》（Les Pampolues de Cherbourg，一九六四）。今年法國五月藝術節在大屏幕上重現德米的經典之作，我想起愛他忠貞不二，被譽為法國新浪潮電影之母的艾麗絲·華坦（Agnes Varda），不禁百感交集。德米在一九九〇年死於愛滋病之前，華坦已經準備拍攝紀念他的電影（Jacquot de Nante，一九九一），從他小時候追尋夢想開始說起。華坦愛丈夫、愛家庭，直至今年三月因癌症離世，享年九十。

《秋水伊人》故事談及兩傘店的母親與女東主之女與修車廠的男孩熟識，男孩突然被招入伍。戰場的音訊杳然，女孩腹中懷着情人的孩子，不知如何是好，終於聽媽媽的吩咐，十六歲嫁給賣商人。男孩退伍，發現物是人非，唯有從頭開始，熬過這一次的傷痛。此電影可見的墟市二樓商店和小車廠，都是經常在華坦的電影出現的母題。

《秋水伊人》的形式很有趣，主要是一部歌舞電影，混入當時流行的新寫實主義元素。整部電影的內容，都從唱詞說出來，卻不納悶，非常精彩。德米自己填詞，又請來米切爾·萊格蘭德（Michel Legrand）為他作曲，所以電影原創性甚高。其場面調度簡單，設計精緻，色彩繽紛，情感充沛，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再如，兩位主角臨別依依之際，在回家的路上一直訴說愛的心聲。他們或是停下來，或是走動，移步換景，就是說，他們背後的景。拍攝期間，他們站在有軌的板車上，攝影機隨着他們前進，在軌道上向後滑，拍攝時維持畫面上的中景，以捕捉他們親密的戀人絮語。用畫面流動的空間來襯托濃濃的心情，電影沒有一分鐘陷於冷場。有這一份創意還不夠，電影還有新寫實主義的元素，途人都是非常自然地活在影框內。

王世襄：認真的老先生

李輝



第一次走進王世襄家，他們還住在芳草園胡同十五號小院。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為寫黃苗子鄒風夫婦傳記，特地去採訪他們夫婦。一九五七年王世襄邀請黃苗子一家、張正宇一家住進他的這座小院，長達二十餘年。王世襄、黃苗子都被打成右派，可謂同病相憐，朝夕相處，在這座小院裏度過最艱難的日子，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

那兩年，黃苗子鄒風夫婦定居澳洲，偶爾回京，我們常去他們的團結湖家中看望。一次，七十幾歲的王世襄，騎着自行車從芳草園前來，送來他親自做的油爆河蝦，有緣品嘗這位美食家的佳餚。

二〇〇〇年，我想為王世襄寫本畫傳，又一次走進他家。這時他們已離開芳草園，搬到芳草地的油陽公寓。新的公寓樓，房間的擺設仍如芳草園一樣，雜亂無序。好東西實在太多，都不捨得扔，到處塞得滿滿的。就是在這個新居裏，我們有了幾次長談。

見過不少認真的人，但王世襄的認真、較真、執拗，無人可比。我寫他的畫傳《找一片自己的天地》，他認真畫出表格，把所有照片依序排列，加以說明。他還自己列出年表，分別劃分為不同階段，幫助我認識他的一生：

第一階段：學前時期；
第二階段：玩物喪志時期；
第三階段：認真學習、認真工作、全力以赴進修文物保護人民時期；
第四階段：坎坷遊歷三十年（最初為：很出名半死時期長達三十年之久，三十年未能好好工作及研究，只能偷着研究工作）；
第五階段：知識分子春天，整頓時期（並在表格裏按年份列出出版的著作）。

如此認真、細微之人，焉能不做



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他被打成右派，但於逆境中仍然不忘初心，繼續研究明清傢具、竹刻、龍哨、葫蘆等民間工藝，這才沒有荒廢時光，終於在晚年一鳴驚人，享譽海內外。

談王世襄，不能不談袁荃猷。袁荃猷與之相伴一生，是王世襄的福分。有她的輔助，有她的無怨無悔，患難與共，王世襄才以堅韌毅力支撐自己做別人無法做的事情，最後成了真正的贏家。在我寫畫傳過程中，王世襄特地為袁荃猷寫了這樣一大段文字供我參考：

關於荃猷

一九四〇年王世襄正在寫他的畫論。荃猷在教育系要寫一部教授中國繪畫教材作為論文。燕京沒有美術系，教育系主任周學章就介紹荃猷去見王世襄，指導編寫。從此認識。

王世襄到營造學社後，開始給袁荃猷寫信，一直寫了兩年。

一九四五年很想回北京又一重要原因，是想解決婚姻。因在李莊已寫了兩年信，卻未收到多少回信，但已建立了感情。回來後進展很快，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與袁荃猷結婚。以上仍可在貝九適當地方加入。

一、王世襄因收集傢具及文物等，錢總是不夠用，非常拮据，荃猷從不阻撓，也無怨言，而是共同欣賞。大樹歌中有幾句：長物積漸多，所居日局促。環顧卻欣然，尚未厭吾歎。老妻偶反顧，輕言亦不忍。



二、袁荃猷從未學過繪圖製圖，而王世襄所有著作中的線圖及彩色繪圖均由袁荃猷之手。中外讀者公認袁荃猷過人專業。

由此可見袁荃猷在王世襄心中的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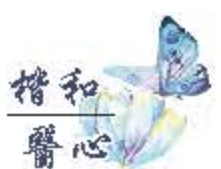
我去取，第一次見他寫斗大的字，內容一看，全是溢美之詞，嚇了我一大跳，哪裏敢掛出來？我連說不行。硬要王世襄重新寫。老頭恐怕沒有遇到過我這麼不懂事的人，頗有點兒為難，還是袁荃猷在一旁打圓場，說是不太好，勸他另外再想一副。幾天後，王世襄打來電話，說寫好了，讓我取，這一次還是嵌字聯，內容與景色相關，總算圓滿。

王世襄二〇〇六年開始寫最後一個系列長文，題為《延續中華韻文化，搶救保護傳統觀音韻》。一天，他打來電話，說寫這組文章，想在《北京晚報》副刊上連載，希望我幫忙聯繫。我曾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做過編輯，很快談妥。

寫此萬長文，王世襄已是九十二歲高齡。二〇〇七年去看他，還能站起來，走到陽台書架前，獨自取出很沉的畫冊。未想到，當時拍攝的這張照片，竟成為他的最後影像。之後，他身體越來越弱，很快住進醫院，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去世，享年九十五歲，也是高壽之人。

子宮肌瘤與癌症

婦產科專科醫生 李文軒



子宮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見的一種良性腫瘤，也是人體中最常見的腫瘤之一。有關子宮肌瘤的病因迄今仍不是十分清楚，雌激素是促使肌瘤生長的主要因素。

我有位三十多歲的女士病人，原本肌瘤體積不大，但當她懷有身孕，肌瘤增長速度變得非常之快，並伴有劇烈疼痛，因為身體給肌瘤供養的營養太多。最後她選擇小產，隨之肌瘤也縮小。是否所有肌瘤都要做手術？要視乎肌瘤位置 and 大小而定。如果在內腔，我們建議懷孕之前就要切除子宮肌瘤；如果在肌肉內或外圍，如子宮頸等位置，就可建議先不要動，有些位置的肌瘤如果切除，有機會要切除整個子宮。如果懷孕後才發現有肌瘤，子宮腔內特別會增加小產風險，亦在懷孕時會感到疼痛。如果子宮肌瘤在外圍，可以保留它同胎兒一起長大，暫不理會，風險是有可能在生產時阻礙胎兒位置，這時就要開刀，使胎兒成功出世，當然產婦會增加流血。

有病人會問，是否有辦法預防子宮肌瘤呢？其實預防就很難做到，我建議不要食太多激素類東西，因激素會刺激肌瘤長大，例如一日三杯豆漿，黃豆裏面的植物雌激素對有子宮肌瘤的患者就很不利。並不是所有患者都不能食激素類食品，如加與多量的患者食雌激素就影響不大，如果有些女士月經多或已總患有子宮肌瘤就不要吃太多激素類食品。

子宮肌瘤會發生肉瘤變，亦是肌瘤惡性變，但發生機率低於百分之一。子宮肌瘤癌變多見於年紀較大的患者，肌瘤在短期內增長迅速，出現不規則陰道流血或絕經後肌瘤繼續增大，就要考慮有肌瘤癌變的可能。雖然子宮肌瘤是一種很常見疾病，但患有子宮肌瘤的女士一定要正確治療，並諮詢醫生配合飲食治療，避免肌瘤癌變的可能性。

籃球的魅力

姚船



多倫多沸騰了！加拿大也一片歡樂！因為，多倫多猛龍隊（RAPTORS，港譯：速龍）剛剛擊敗美國金州勇士隊，奪得NBA（北美籃球聯盟）本年度聯賽總冠軍。不單粉碎了對手爭取三連冠的美夢，而且創造了兩個第一：加拿大歷史上第一次；NBA開辦以來第一次由美國以外的球隊取得這個殊榮。

猛龍隊組建於一九九三年，兩年後正式加入NBA比賽。RAPTORS的名字是班士十歲的兒子給起的，因為當時電影《侏羅紀公園》正大行其道，所以恐龍這種已絕跡的史前動物形象深入人心。結果，小孩提出的名字，在十個備選名稱中，經公眾投票，脫穎而出。這裏中文傳媒基本上有共識，把英文隊名譯為猛龍。

當年猛龍隊加入NBA的牌照費是一點二五億美元，天文數字曾令人大

吃一驚。畢竟在加國，冰球（冰上曲棍球）才是人們心目中的國球，而不少國民也鍾意FOOTBALL（美式足球），加上沒什麼名將加盟，這支全國唯一的職業籃球隊並不被看好。近四分之一世紀，猛龍隊磕磕絆絆，一路努力奮鬥，這幾年算有點起色，多次打入季後賽，甚至晉升東區決賽，但都功虧一簣，無緣更上一層樓，殺入總決賽。

這次過關斬將，最終成為NBA盟主，讓加國人感到驚喜。加國總理深夜在推特發文說，這是北方的勝利，加拿大在美國北面。難怪多倫多球迷通宵狂歡慶祝，從西岸的溫哥華到東岸的哈利法斯，各地都一片歡呼。

一個籃球，竟有如此魅力，能夠瞬間把幾千萬人，不分種族膚色，不論男女老少，一下子同意同氣，為國家的榮譽和尊嚴而感到驕傲和自豪。猛龍隊的球迷廣泛而多族裔。有一個猛龍的超級球迷，是移民自印度的錫克教徒，一名普通商人。他自一九九

五年起，每個賽季都購買季票，讓不少移民孩子有機會看心目中的英雄打球。他在受訪時說：我用籃球比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融合在一起。

就連球員本身，也體現了多元文化。兩位主將分別來自非洲喀麥隆和剛果，唯一白人來自西班牙，還有華裔林書豪等。有人說，多倫多是一個受歡迎的多元文化城市，人口一半是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猛龍隊的勝利，再次讓加拿大多元文化大放異彩。

我從小喜歡的是足球，從來曾在電視上完整看過一場籃球比賽，甚至半場都沒有。對每年在北美十分引人注目的NBA賽事，說不出一轍半爪。只知幾位名宿的名字，如麥可喬丹、詹姆斯、拜倫等。印象最深的是姚明，因為他是中國人，在NBA很出色。

也許在多倫多住了幾十年，對這個第二故鄉有了深切的感情，猛龍隊最後奪標一仗，也乖乖坐到電視機前看直播了。想不到籃球比賽節奏如此的快，緊張、激烈、扣人心弦。尤其是最後幾分鐘，雙方比分交替領先，我

的心幾乎吊到喉嚨口，就快衝出胸膛，和站在市中心侏羅紀公園和登打士廣場看大銀幕直播的上萬球迷一起，脈搏隨場上飛奔的籃球而震動。直等到完場哨音一響，我才定下神來，意識到自己已站在猛龍隊擁護的行列。

其實，不論是籃球、足球或其他運動，也不論是加拿大、中國或其他國家，只要有本地、本國運動員奪得錦標，萬千民眾都會無比激動，感到自豪和驕傲。這是一種神奇的魅力，體現了體育的精神和力量！



▲多倫多「猛龍」隊日前奪得NBA本年度聯賽總冠軍 美聯社